

南  
北  
史  
合  
注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八十一

明李清撰

列傳第七十

南史八十一

恩倖

下俱係補入

王儉

褚淵

范雲

朱異

王儉字仲寶琅邪臨沂人。生而父僧綽遇害。為叔父僧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八十一

度所義數歲

談藪曰儉少孤有珪璋器四五齡時與凡童異為五  
言詩曰稷契匡虞夏伊呂翼商周撫已媿前哲歛衽  
歸山丘論者以宰相許之

襲爵豫寧縣侯拜受茅土流涕嗚咽幼篤學手不釋卷  
賓客或相稱美僧虔曰我不患此兒無名恐名太盛耳  
乃手書崔子玉座右銘貽之丹陽尹袁粲聞其名後及  
見之曰宰相之門也栝栢豫章雖小已有棟梁氣矣終

當任人家國事言之宋明帝選尚陽羨公主拜駙馬都尉帝以儉嫡母武康主同逆劾巫蠱事不可為掃姑欲開冢離葬儉因入自陳密以死請故不行年十八解褐秘書郎太子舍人超遷秘書丞依七畧撰七志四十卷表獻之又撰定元徽四部書目母憂服闋為司徒右長史晉令公府長史著朝服宋大明以來著朱衣宋上言宜復舊制時議不許及蒼梧暴虐儉告袁粲求外出引晉新安主婿王獻之任吳興為例補義興太守昇明二

年為長兼侍中以父終此職固讓先是齊高為相欲引  
時賢參贊大業時謝朓為長史齊高夜召朓却入與語  
久之朓無言唯二小兒捉燭齊高猶慮朓難之仍取燭  
遣兒朓入無言乃呼左右儉素知齊高雄異後請問言  
曰功高不賞古來非一以令今日位地欲北面居人臣  
可乎齊高正色裁之而神采內和儉因曰儉蒙公殊矜  
所以吐所難吐何賜拒之深宋以景和元徽之淫虐非  
公豈復能濟但人情澆薄不能持久公若小復推遷則

入望去矣豈唯大業永淪七尺豈可得保

愚按儉父僧縉際元凶之逆不能早死委蛇觀望致謚愍不謚忠亦云慙矣乃至儉而大壞以辱世名族敗於數言遂夸恩倖列儉若有知能無汗顏

齊高笑曰卿言不無理儉又曰公今名位故是經常宰相宜禮絕羣后微示變革當先令褚公知之儉請御命齊高曰我當自往經少日齊高自造淵疑言移晷乃謂曰我夢應得官淵曰今授始爾恐一二年間未容便移

且吉夢未必便在旦夕齊高還告儉儉曰褚是未達理  
虞整時為中書舍人甚閑辭翰儉乃自報整使作詔及  
齊高為太尉引儉為右長史尋轉左專見任用大典將  
行禮儀詔策皆出於儉褚淵唯為詔又使儉參懷定之  
齊臺建遷尚書左僕射領吏部時年二十八多所引進  
時客有姓譚者詣儉求官儉謂曰齊桓戒譚那得有君  
荅曰譚子奔莒所以有僕儉賞其善據卒得職齊高嘗  
從容謂儉曰我今日當以青溪為鴻溝對曰天應入順

庶無楚漢之事時朝儀草創衣服制則未有定準儉議  
曰漢景六年梁王入朝中郎謁者金貂出入殿門左思  
魏都賦云藹藹列侍金貂齊光此藩國侍臣有貂明文  
晉百官表云太尉參軍四人朝服五冠此又宰府明文  
又疑百僚敬齊公禮儉又曰晉王受命勸進云冲等春  
春稱名則應盡禮而世子禮秩未定儉又曰春秋曹世  
子來朝待以上公禮下其君一等今齊公九命禮冠列  
藩世子亦宜異數並從之世子鎮石禮成仍以爲世子



宮儉又曰魯有靈光殿漢之前例也廳事為崇外殿外齋為宣德殿以散駢常侍張緒為世子詹事車服悉依東宮制度高帝踐阼與儉議佐命功臣從容謂曰卿謀謨之功莫與為二止二千戶意以為少趙充國猶能自舉西零之任况卿與我情期異常儉曰昔宋祖創業佐命諸公開國下過二千以臣比之唯覺超越帝笑曰張良辭侯何以過此建元元年改南昌縣公時都下舛雜且多姦盜帝欲立符伍家家相檢括諫曰京師翼翼四

方是湊必也持符於事既頌理成不曠謝安所謂不爾  
何以為京師乃止是歲有司奏定郊殷禮儉以為宜以  
今年十月殷祭宗廟自此後五年再殷祭二年正月上  
辛有事南郊即以其日遷祭明堂又用次辛饗祀北郊  
而並無配從之明年轉左僕射領選如故初宋明帝紫  
極殿珠簾綺柱飾以金玉江左所未有帝欲以其村起  
宣陽門儉與褚淵及叔父僧虔連名表諫

南齊書載儉表曰臣聞德者身之基儉者德之興陛

金少曰月八  
下登庸宰物節省之教既昭龍衮琬極簡約之訓彌  
遠乾華外構采掾不斷今乃以紫極故材為宣陽門  
臣未所喻夫移心疾於股肱非良醫之美畏影迹而  
馳騫豈靜處之方且又三農在日干軫咸事輟望歲  
之勤興土木之役非所以宣昭大猷光示遠邇

帝手詔酬納宋世宮門外六門城設竹籬是年初有發  
白虎樽言白門三里門竹籬穿不完帝感其言改立都  
墻儉又諫帝荅曰吾欲後世無以加也朝廷初基制度

草創儉問無不決帝每曰詩云惟岳降神生甫及申今天為我生儉也其年固請解選見許帝幸樂游宴集謂儉曰卿好音樂孰與朕同儉曰沐浴唐風事業比屋亦既在齊不知肉味帝稱善後幸華林宴集使各効伎藝褚淵彈琵琶王僧虔柳世隆彈琴沈文季歌子夜來張敬兒舞儉曰臣無所解惟知誦書因跪帝前誦相如封禪書帝笑曰此盛德事吾何以堪後帝使陸澄誦孝經起自仲尼居儉曰澄所謂博而寡要臣請誦之乃誦君

子之事上章帝曰善張子布更覺非奇也時王敬則脫朝服袒以絳糾髻奮臂拍張叫動左右帝不悅曰豈聞三公如此答曰臣以拍張故得三公不可忘拍張時以為名答儉尋以本官領太子詹事加兵三百人時皇太子妃薨左衛將軍沈文季經為宮臣未詳服否儉議曰漢魏以來宮僚先備臣隸之節具體在三存既盡敬亡豈無服昔庾翼喪妻王允勝舍猶謂府吏宜有小君服况臣節之重宜依舊君之妻齊衰三月而除帝崩遺詔

以儉為侍中尚書令鎮軍每上朝令史恒有三五十人  
隨上諮事辯析未嘗壅滯褚淵時為司徒錄尚書笑謂  
儉曰觀令判斷甚樂儉曰所以得厝私懷宴稟明公不  
言之化武帝即位給班劍二十人進號衛將軍掌選事  
時有司以前代嗣位或仍前郊年或別為郊始晉宋以  
來未有畫一儉議曰晉明帝太寧三年南郊其年九月  
崩成帝即位明年改元亦郊簡文咸安三年南郊其年  
七月崩孝武即位明年改元亦郊宋元嘉三十年正月

金史卷之八十一  
南郊二月崩孝武嗣位明年亦郊此二代明例差可依  
故令聖明繼業幽顯宅心言化則頻郊非嫌語事則元  
號初改裡燎登配孝敬兼遂謂明年正月宜饗禮二郊  
虞祭明堂自茲以後依舊間歲有司又以明年正月上  
辛應南郊而立春在上辛後郊在立春前為疑儉曰宋  
景平元年正月三日辛丑南郊其年十一月立春元嘉  
十六年正月六日辛未南郊其月八日立春此近世明  
例也並從之永明三年領國子祭酒又領太子少傅禱

太子敬二傅同至是朝議接少傅以賓友禮宋時國學  
頽廢未暇脩復宋明帝泰始六年置聰明觀以集學士  
或謂之東觀置東觀祭酒一人總明訪舉郎二人儒立  
文史四科科置學士十人餘令史以下各有差是歲以  
國學既立省聰明觀於儉宅開學士館以聰明四部書  
充之又詔儉以家為府四年以本官領吏部先是宋孝  
武好文章一時專尚文采莫不專經為業儉弱年便留  
意三禮尤善春秋發言吐論造次必於儒教由是衣冠



俞然並尚經書儒教於此大興何承天理論三百卷儉抄為八帙入別抄條目為三十卷朝議舊典晉宋來施行故事撰次請議無遺漏者所以當朝理事斷決如流每博議引證先儒罕有其例八坐丞郎無能異者令史諮事賓客滿席儉應接銓序傍無留滯十日一還監試諸生巾卷在庭劔衛令史儀容甚盛作解散幘斜挿簪朝野暮之相與做笑儉常謂人曰江左風流宰相惟有謝安蓋自况也帝深委仗之士流選用奏無不可五年

儉即本號開府儀同三司固讓六年重申前命先是詔  
儉三日一還朝尚書令史出諮事帝以往來煩數詔儉  
還尚書下省月聽十日出外儉啓求解選帝不許七年  
乃見許改領中書監參掌選事其年疾帝親臨視卒年  
四十八

南齊書曰年三十八又曰吏部尚書王晏敬及儉喪  
上曰儉年德富盈志用方隆豈意暴疾便為異世契  
濶艱運義重常懷痛矣奈何

詔衛軍文武及臺所給兵仗悉停侍葬又詔追贈太尉  
加羽葆鼓吹增班劍為六十人葬禮依太宰褚淵故事  
謚文憲儉寡嗜慾惟以經國為務車服塵素家無遺財  
手筆典裁為當時所重少便有宰相之志賦詩云稷契  
匡虞夏伊呂翼商周及生子字曰玄成取仍世作相之  
義撰古今喪服集記並文集並行於世梁武帝受禪詔  
為儉立碑降爵為侯

愚按齊書降爵下有汗戶二字乃是降其子孫嗣爵

者非隆儉也

褚淵字彥回河南陽翟人幼有清覺宋元嘉末魏軍逼瓜步民咸負襦而立時父湛之為丹楊尹使其子弟並著芒屨於齋前習行或譏之湛之曰安不忘危耳淵時年十餘甚有慙色湛最愛一牛無故墮廳事前并湛之躬率左右營救郡中喧擾淵下簾不視又有門生盜其衣淵遇見謂曰可密藏之勿使人見門生慙而去不敢復還後貴乃歸罪待之如初尚宋文帝女南郡公主姑

任二世相繼拜駙馬都尉累秘書丞湛之卒淵悉推財  
與弟澄唯取書數千卷湛之有兩厨寶物在淵所生郭  
氏嫡母吳縣主求之郭欲不與淵曰但令兒在何患無  
物猶不許淵流涕固請乃從之襲爵都鄉侯歷尚書兼  
吏部郎景和中山陰公主淫恣窺見淵悅之以白帝帝  
召淵西上閣宿十日主夜就之備見逼迫淵整身而立  
從夕至曉不為移志主謂曰君鬚髯如戟何無丈夫意  
淵曰淵雖不敏何敢首為亂階宋明帝即位累遷吏部

尚書有人求官密袖中將一餅金因求請問出金示之  
曰人無知者淵曰卿自應得官無假此若必見與不得  
不相啓此人大懼收金去淵叙其事而不言其名時莫  
知也明帝在藩與淵以風素相善至是深相委仗陳事  
皆見從歷侍中領尚書右衛將軍淵美儀貌善容止俯  
仰進退咸有風則每朝會百僚遠國使莫不延首目送  
之帝嘗歎曰褚淵能運行緩走便得宰相矣時以方何  
平叔嘗聚袁粲舍初秋涼夕風日甚美淵援琴奏別鶴

之曲宮商既調風神諧暢王或謝莊並在案坐撫節歎  
曰以無累之神合有道之器宮商暫離不可得已時僉  
人常珍奇與薛安都同叛降叛非一後又求降帝加以  
以重位淵因相謂全其首領於事也弘不足大加寵異  
帝不從珍奇尋又叛淵後為吳郡太守帝寢疾危殆馳  
使召之欲託後事及至召入帝坐帳中流涕曰吾近危  
篤故召卿欲使著黃羅襪指牀頭大函曰文書皆函內  
置此函不得復開淵亦悲不自勝黃羅襪乳母服也帝

雖小間猶懷身後慮建安王休仁人才全美為物情宗  
尚與淵謀害之淵不可帝怒曰卿瘵不足與議事淵懼  
而奉旨復為吏部尚書衛尉卿尚書右僕射以母老疾  
晨昏須養辭衛尉不許帝崩遺詔以為中書令護軍將  
軍與尚書令袁粲受顧命輔幼主粲等雖同見託而意  
在淵淵同心理事務弘儉約民皆賴之既而王道隆阮  
佃夫用事姦賂公行淵不能禁也遺所生喪毀頓不復  
可識昔年不盡柳唯泣淚處乃見其本質詔斷哭禁弔



客葬畢起為中軍將軍本官如故元徽二年桂陽王休  
範叛淵與衛將軍袁粲入衛官省鎮集衆心淵初為丹  
陽與從弟炤同載道逢齊高淵舉手指齊高車謂炤曰  
此非常人出為吳興齊高餉物別淵語人曰此人才貌  
非常將來不可測及顧命之際引齊高掾馮齊高既平  
桂陽遷中領軍南充州固讓與淵及衛軍袁粲書陳情  
淵粲荅書不從乃受命其年加淵尚書令侍中給班劔  
二十人固讓令三年進爵為侯閔改授中書監侍中護

軍如故時淮北屬魏江南無復鮫魚或間關得至一枚直數千錢人有餉淵鮫魚三十枚淵時雖貴而貧薄過甚門生獻計賣之謂可得十萬錢淵變色曰我謂此是食物且不知堪賣錢聊爾受之雖復儉乏寧可賣餉取錢也悉與親游噉之少日便盡明年嫡母吳郡公主薨毀瘠骨立葬畢詔攝職固辭又以葺祭禮迫表解職並不許蒼梧暴虐稍甚齊高與淵及袁粲言世事粲曰主上幼年微過易改伊霍之事非季世所行縱使功成亦

終無全地淵默然歸心齊高及廢蒼梧羣公集議袁粲  
劉秉既不受任淵曰非蕭公無以了此手取事授齊高  
曰相與不肯我安得辭事乃定順帝立改號衛將軍開  
府儀同三司侍中如故甲仗五十人入殿及袁粲貳於  
齊高嘗曰褚公眼睛多白所謂白虹貫日亡宋者終此  
人也他日粲謂淵曰國家所倚唯公與劉丹陽及粲耳  
願各自勉無使竹帛所笑淵曰願以鄙心寄公腹則可  
矣然竟不能貞固及齊高輔政王儉議黃鉞任遐曰此

大事應報彥回齊高曰彥回脫不與卿將何計退曰彥  
回保妻子受性命非有竒才異節退使制之果無違異  
及沈攸之事起齊高召淵謀淵曰西夏曩難事必無成  
公當先備其內耳齊高密為其備事平進中書監司空  
齊高建淵白齊高引何曾自魏司徒為晉丞相求為齊  
官齊高謙而不許建元元年進位司徒侍中中書監如  
故改封南康郡公淵讓司徒乃與僕射王儉書欲依蔡  
謨事例儉以為所宜言勸淵受命終不就尋加尚書令

二年重申前命為司徒又固讓高位即位魏軍動帝欲  
王公以下無官者從軍淵諫以為無益實用空致擾動  
帝乃止三年七月帝親嘗酎以盛暑欲夜出淵與左僕  
射王儉諫曰自漢宣帝以來不夜入廟所以誠非常人  
君之重所宜克慎從之時朝廷機事淵多與謀每見從  
納禮遇甚重帝大宴集酒後謂朝臣曰卿等並宋時公  
卿亦當不言我應得天子王儉等未及荅淵欽板曰陛  
下不得言臣不早識龍顏帝大笑曰吾愧文叔知公為

朱祐久矣淵善彈琵琶齊武在東宮宴集賜以金鏤柄  
銀柱琵琶性和雅有器度不忘舉動宅嘗失火煙爛甚  
逼左右驚擾淵神色怡然索輿徐去然世頗以名節譏  
之時民間語曰可憐石頭城寧為衣絮死不作褚淵生  
高帝崩遺詔以為錄尚書事江左以來無單拜錄者有  
司疑立優策尚書令王儉議見居本官別拜錄應有策  
書而舊事不載中朝以來三公王侯則優策並設官品  
第二策而不復優者褒美策者兼明委寄尚書職居天

官政化之本故尚書令品雖第三拜必有策錄尚書品  
秩不見而總任彌重前代多與本官同拜故不別有策  
即事緣情不容均之凡僚宜有策書用申隆寄既異王  
侯任假優文從之尋增淵班劔為三十人五日一朝頃  
之寢疾淵少時嘗篤病夢人以十箸一具與之遂差其  
一至是年四十八矣歲初便寢疾而太白熒惑相繼犯  
上將淵慮不起袁遜位帝不許乃改授司空驃騎將軍  
侍中錄尚書事如故卒年四十八家無餘財負責數十

萬詔給東園秘器時司空掾屬以淵未拜疑應為吏敬  
與否王儉議依禮婦在途聞夫家喪改服而入今掾屬  
雖未服勤而吏節稟於天朝宣申禮敬司徒府史又以  
淵既解職而未恭後授府應上服否儉又議依中朝士  
孫德祖從樂陵遷為陳留未入境樂陵郡吏依見君之  
禮陳留迎吏依娶女有吉日齋衰弔司徒府宜依居官  
制服又詔贈太卒侍中尚書公如故增班劔為六十人  
葬送禮悉依送太保王弘故事謚六簡先是庶姓三公



輜車未有定格王儉議官品第一皆加僮絡自淵始也  
又詔淵妻宋故巴西公主埏嬖暫啟宜贈南康郡公夫人

論曰褚淵以褚氏世資時譽早集及於逢迎興運諂議  
涕騰以人望推亦以人望責有以哉

南齊書論褚淵曰自金張世族袁楊鼎貴委質服義  
皆由漢氏魏氏君臨年代短促服禍前代宦成後朝  
晉氏登庸與之從事名雖魏臣實為晉有故王位雖

改臣任如初自是世祿之盛習為舊章羽儀所隆人  
懷羨慕君臣之節徒致虛名貴仕素資所由門慶平  
流進取坐致公卿則知殉國之感無因保身之念宜  
重市朝極草寵貴方來陵闕雖殊顧盼則一中行知  
伯未有異遇褚淵當泰始初運清塗已顯數年之間  
不患無位既以民望見引亦隨民望去之夫爵祿既  
輕有國常選恩非已獨責人以死斯故入主所同謬  
世情之過差也 愚按蕭子顯以齊宗脩齊書既不

敢顯斥淵失以形高帝過且修齊書於梁世改齊事  
梁者又滔滔皆是故立言乃爾時乎時乎然何以垂  
訓萬世故予時存之以著其失

范雲字彥龍南鄉舞陰人晉平北將軍汪六世孫雲六  
歲就其姑夫袁叔明讀毛詩日誦九紙陳郡殷琰名知  
人候叔明見之曰公輔才也

梁書曰雲八歲遇宋豫州刺史殷琰於途琰異之遊  
就席雲風姿應對傍若無人琰令賦詩操筆便就讀

者嘆焉嘗就親人袁照學書一夜不息照撫其背曰  
卿精明秀朗而勤於學卿相才也

雲性機警有識善屬文下筆輒成人每疑其宿構父抗  
為郢府參軍雲隨在郢時吳興沈約新安庾杲之與抗  
同府見而友之起家郢州西曹書佐轉法曹行參軍俄  
沈攸之舉兵圍郢城抗時為府長流入城固守劉家屬  
居外雲為軍人所得攸之召與語聲色甚屬雲貌不變  
徐官陳說攸之笑曰卿定可兒見出就舍明日又召雲

令送書入城內餉武陵王贊酒一石犢一頭餉長史柳世隆鱠魚二十頭皆去其首城內或欲誅雲雲曰老母弱弟懸命沈氏若其違命禍必及親今日就戮甘心如齊世隆素與雲善乃免之後除員外散騎郎齊建元初竟陵王子良為會稽太守雲與府主簿王未之知後剋日登秦望山乃命雲雲以山上有秦始皇刻石此文三句一韻人多作兩句讀之並不得韻又皆大篆入多不識乃夜取史讀之令上口明日登山子良令賓僚讀之

皆茫然不識未問雲雲曰下官嘗讀史記見此刻石文  
讀之如流子良大悅以為上賓自是寵冠府朝王為丹  
陽尹復為主簿深相親任時進見齊高帝會有獻白鳥  
帝問此何瑞雲位卑最後答曰臣聞王者敬宗廟則白  
鳥至時謁廟始畢帝曰卿言是也感應之理一至此乎  
子良為南徐州南兖州雲並隨府遷每陳朝政得失於  
子良尋除尚書殿中郎子良為雲求祿齊武帝曰聞雲  
諂事汝政當流之子良對曰雲之事臣動相箴諫諫書

存者百有餘紙帝索視之言皆切至乃歎曰不意雲乃  
爾方令弼汝子良為司徒又補記室時巴東王子響在  
荊州殺上佐都下恂恂人多異志而豫章王嶷鎮東府  
多還私邸動移旬日子良築第西郊遊戲而已而梁武  
時為南郡王昭業文學與雲俱為子良所禮梁武勸子  
良還石頭并言大司馬宜還東府子良不納梁武以告  
雲時廷尉平王植為帝所押雲謂植曰西夏之事不靜  
人情甚惡大司馬詎得久還私第司徒亦宜鎮石頭卿

入既數言之差易植因求雲作啓自呈之俄二王各鎮一城文惠太子嘗幸東田觀穫稻雲時從文惠顧雲曰此刈甚快雲曰三時之務勤勞為甚願殿下知稼穡艱難無徇一朝之宴逸文惠改容謝之及出侍中蕭緬先不相識就車握雲手曰不謂今日復見謹言永明十年使魏魏使李彪宣命至雲所甚見稱美彪為設甘蔗黃甘粽隨盡絕益彪笑謂曰范散騎小復儉之一盡不可得得使還再遷零陵內史初零陵舊政公田奉米外別



雜調四千石及雲至郡止其半百姓悅之深為齊明帝所知遷除正員郎時高武王侯並懼大禍雲因帝召次曰昔太宰竟陵王子良語臣嘗夢登一高山上有深坑見文惠太子先墜次武帝次竟陵獨望見僕射在室坐御牀備王者羽儀不知此是何夢卿慎勿向人道明帝流涕曰文宣此惠亦難負於是處昭胄兄弟異於餘宗室初雲幸於子良江祏求雲女為婚酒酣乃於巾箱中取剪刀與雲曰且以為聘雲笑受之至是祏貴雲又因

酣曰昔與將軍俱為黃鵠今將軍化為鳳凰荆布之室  
理隔華盛因出剪刀還之祐亦更姻他族及祐敗妻子  
流離每相經理又為始興內史舊郡畧得亡奴婢悉付  
作部曲即貨去買銀輸官雲乃先聽民誌之若百日無  
主依判送臺又郡內相承後堂有雜工作雲悉省還役  
並為帝所賞郡多豪猾大姓二千石有不善者輒共殺  
害不則逐之邊帶蠻俚尤多益賊前內史以兵刃自衛  
雲入境撫以恩德罷亭侯商賈露宿郡中稱之為神明

遷廣州刺史平越中郎將至任遣使祭孝子南海羅威  
唐頌蒼梧丁密頓琦等墓時江柘姨弟徐藝為曲江令  
柘深以託雲有譚儼者縣之豪族藝鞭之儼以為耻至  
都訢雲雲坐徵還下獄會赦免初梁武為司徒祭酒與  
雲俱在竟陵王西邸情好歡甚永明末梁武與兄誌卜  
居東郊外雲亦築室相依梁武每至雲所其妻常聞蹕  
聲又嘗與梁武同宿顧嵩舍嵩之妻方產有鬼在外曰  
此中有王有相雲起曰王當仰屬相以見歸因盡心推

事及梁武起兵將至都雲雖無官自以素款梁武慮昏  
主疑之將求入城先以車迎太原孫伯駢謀之伯駢曰  
今天文顯於上災變應於下蕭征東以濟世雄武扶天  
子而令諸侯天時人事寧侯多說雲曰此政會吾心今  
羽翮未備不得不就籠檻及入城除國子博士未拜東  
昏遇弒侍中張稷使雲御命至石頭梁武留之恩待如  
舊遂參諧謨謀仍拜黃門侍郎與沈約同心翊贊俄遷  
大司馬諮議參軍領錄事梁臺建遷侍中梁武時納齊

東昏余妃頗破政事雲嘗以言未納後與王茂同入  
卧内雲又諫

梁書載雲諫曰昔漢祖居山東貪財好色及入關定  
秦財帛無所取婦女無所幸范增以為其志大故也  
今明公始定大業海內想望風聲奈何襲昏亂之蹤  
以女德為累

茂因起拜曰范雲言是公必以天下為念無宜留惜帝  
默然雲便疏令以余氏資茂帝賢其意許之明日賜雲

茂錢各百萬及帝受禪

愚按雲與沈約同導武帝篡齊有約傳可考改恩侍  
以此

柴燎南郊雲以侍中參禮畢帝升輦謂雲曰朕之今日  
所謂若朽索馭六馬雲曰亦願陛下日慎一日帝善其  
言即日遷散騎常侍吏部尚書以佐命功封雷城縣侯  
雲以舊恩起居佐命盡城翊亮知無不為帝亦推心仗  
之所奏多允雲本大武帝十三歲嘗侍宴帝謂臨川王

宏鄱陽王恢曰我與范尚書少親善申四海之敬今為天下主此禮既革汝宜代我呼范為兄二王下席拜與雲同車還尚書下省時入榮之帝嘗與雲言及舊事云朕司州遷在三橋間門生王道牽衣云聞外迹圖織云齊祚不久別應有王者官應取富貴朕齋中讀書內感其言而外迹不得無怪欲呼人縛之道叩頭求哀不復敢言今道為羽林監文德主帥知管籥雲曰此乃天意令道發耳帝又云布衣時嘗夢拜兩雀妾為六宮今有

天下此樞已卒所拜非復其人恒以為恨二年遷尚書  
右僕射猶領吏部頃之坐違詔用人免吏部猶為右僕  
射雲性篤睦事寡嫂盡禮家事必先諮而後行好節尚  
竒專趨人急少與領軍長史王咳善雲起宅新成移家  
始畢咳亡於官舍屍無所歸雲以東廂給之移屍自門  
入躬自營哈招復以禮時人以為難及居選官任寄隆  
重書牘盈案賓客滿門雲應答如流官曹文墨發摘若  
神時咸服其明瞻性頗激厲少戚重有所是非形於造



次士或以此少之初雲為郡號廉潔及貴重頗通饋遺然家無蓄積隨散之親友武帝九錫之出雲忽中疾居二日半召醫徐文伯視之文伯曰緩之一月乃復愈速即時愈政二年不復可救雲曰朝聞夕死而况年文伯乃下火而牀馬重衣覆之有頃汗流於此即起二年果卒帝為流涕即日駕臨殯詔贈侍中衛將軍禮官請謚曰宣賜教謚曰文有集三十卷又孫伯翳太原人晉秘書監盛之玄孫父康起部郎貧常映雪讀書清介交游不

雜伯醫位終驃騎都陽王寶寅參軍事

朱異字彥和吳郡錢塘人祖昭之以學解稱於鄉叔父  
謙之字處光以義烈知名年數歲所生母亡昭之假葬  
於田側為族人朱幼方燎火所焚同產姊密與之謙之  
雖小便哀感如持喪長不婚娶齊永明中手刃殺幼方  
詣獄自繫縣令申靈勅表上之齊武帝嘉其義慮相報  
復乃遣謙之隨曹武西行將發幼方子憚於津陽門伺  
殺謙之兄異之即異父也又敕殺憚有司以聞帝曰此

皆是義事不可問悉赦之

愚按朱幼方之焚昭之誤也非故也謀之手刃幼方過若從輕流配便可省憚與巽連報怨怨相尋操戈無已皆緣齊武處置未當耳

吳興沈顛聞而歎曰弟死於孝兄殉於義孝友之節萃此一門巽之字處林有志節著辨相論幼時顛歡見而異之以女妻焉仕齊官至吳平令巽年數歲外祖顧歡撫之謂其祖昭之曰此兒非常器當成卿門戶年十餘

好羣聚誦博頗為鄉黨所惠及長折節從師梁開五館  
異服膺於博士明山賓居貧以備書自業寫畢便誦編  
覽五經尤明禮易涉獵文史博奕書算皆其所長年二  
十出都詣尚書令沈約面試之因戲異曰卿年少何乃  
不庶異迨邈未達約乃曰天下惟有文義禁書卿一時  
將去可謂不庶尋尚書言建康宜置獄司比廷尉敕付  
尚書詳議從之舊制年二十五方得釋褐時異適二十  
一特敕擢為揚州議曹從事史尋詔求異能之士五經

博士明山賓表薦異曰異年時尚少德備老成在獨無  
散逸之想旋暗有對賓之色器宇宏深神表峰峻金山  
萬丈緣陟未登玉海千尋登映不測加以珪璋新琢錦  
組初構觸響鏗鏘遇采便發觀其信行非唯十室所稀  
若使負重遙途必有千里之用武帝召見使說孝經周  
易義甚悅之謂左右曰朱異實異後見山賓曰卿所舉  
殊得人仍召直西省俄兼太學博士其年帝自講孝經  
使異執讀累遷中書郎時秋日始拜有飛蟬忽集於異

武冠上時咸謂彈蛄之兆遷太子右衛率普通五年大  
舉北侵魏徐州刺史元法僧請舉地內屬詔有司議其  
虛實異曰自王師北討克護相繼徐州地轉削弱咸願  
歸罪法僧懼禍降必非偽乃遣異報法僧並教衆軍應  
接受異節度及至法僧遵旨如異所策遷散騎常侍異  
容貌魁梧能舉止雖出自諸生甚閑軍國故實自周捨  
卒後異代掌機密其軍旅謀謨方鎮改換朝儀國典詔  
誥教書並典掌之每四方表疏當局領誥誥詳填委異

屬辭落紙覽事下議縱橫敏贍不暫停筆頃刻間諸事便了遷右衛將軍啓求於儀賢堂奉述帝老子義教許之至就講朝士道俗聽者千餘人時城西又開士林館延學士異為左丞賀琛遞日述帝禮記中庸義皇太子又召異講易于玄圃大同八年改加侍中

資治通鑑曰異奏頃來置州稍廣而大小不倫講分為五品其位秩高卑參僚多少皆以是為差詔從之於是上品二十州次品十州次品八州次品二十三

州下品二十一時帝方事征伐恢拓淮宇北踰淮汝  
東距彭城西開牂柯南平俚洞紛紜甚衆故異請分  
之其下品皆異國之人有州名無土地或因荒激之  
民所居村落置州及郡縣刺史守令皆用彼人為之  
尚書不能悉領山川險遠賦貢罕通五品之外又有  
二十餘州不知處所凡一百七州又以邊境鎮戍雖  
領民不多欲重其將帥皆建為郡或一人領二三郡  
太守州郡雖多而戶口日耗矣



金少  
異博解多藝園基上品然貧財冒賄欺罔視聽以伺主  
意不肯進覽黜惡四方餉饋曾無推拒遠近忿疾之起  
宅東坡窮極美麗晚日來下酣飲其中每迫曛黃慮臺  
門將闔乃引其鹵簿自宅至城使捉城門停留管籥既  
而聲勢所驅薰灼內外產與羊侃埒好飲食極滋味聲  
色之娛子鵝魚獻不輟於口雖當朝謁從車中必諮飴  
餌而輕傲朝賢不避貴戚人或誨之異曰我寒士也遭  
逢至今諸貴皆恃枯骨見輕我下之則茂我尤甚是以

先之自徐勉周捨卒後外朝則何敬容內省則異敬容  
質慤無文以綱維為己任異文華敏洽曲營世譽二人  
行異而懼見倖異在內省十餘年未嘗被譴司農卿傅  
岐嘗謂異曰今聖上委政於君安得每事從旨頃者外  
聞殊有異論異曰政事我不能諫爭耳當今天子聖明  
吾豈可以其聞干忤天聽太清二年為中領軍舍人如  
故初帝夢中原盡平舉朝稱慶語異曰吾生平少夢夢  
必有實異曰此字內方一之徵及侯景降敕召羣臣廷

議尚書僕射謝舉等以為不可許帝欲納之未決嘗夙  
興至武興閣獨言我國家猶金甌無一傷缺今便受地  
詎是事宜脫至紛紜悔無所及異探帝微旨荅曰聖明  
御寓北土遺黎誰不慕仰因無機會未達其心今侯景  
分魏國大半遠歸聖朝豈非天誘其衷人獎其計若不  
容受恐絕後望願陛下無疑帝深納異言又感前夢遂  
納之及貞陽侯淵明敗沒失亡數萬人帝憂曰今勿作  
晉家事乎

資治通鑑曰帝方晝寢宦者張僧肩曰異啓事帝駭  
之遽起乘輿至文德殿閣異曰寒山失律上聞悅然  
將墜牀僧肩扶就坐嘆曰吾得無復為晉家乎 又  
曰帝危亡將至神不守舍矣

尋淵明自魏遣使述魏相高澄欲中和睦教有司定議  
異又議應和帝從之其年六月遣建康令謝挺通直郎  
徐陵使東魏通好時候景鎮壽春疑懼畧啓請絕和及  
致書與異餉金二百兩又致書於制局監周石珍令具

申聞異納其金而不俾北使景遂反初景謀反合州刺史鄱陽王範司州刺史羊鴉仁累啓上聞異以景孤立寄命必不應爾乃謂使曰鄱陽王遂不許國有一客並不聞奏故朝廷無備

資治通鑑曰景引兵臨江羊侃陳計討之見侃傳異猶言景必無度江意寢其議

及賊至板橋使前壽州司馬徐思玉先至求見帝實欲觀城內虛實帝召問之思玉紹稱背賊請間陳事帝將

屏左右舍人高善寶曰思玉從賊中來情偽難測安可  
使其獨在殿上時異侍坐乃曰思玉豈刺客耶何言之  
僻善寶曰思玉已將臨賀入北詎可輕信言未卒思玉  
果出賊啓

資治通鑑曰啓言異等弄權乞帶甲入朝除君側之  
惡

異大慙景遂以討異及陸贄為名及至城下又射啓言  
異等茂弄朝權輕作戚福臣為纒臣所陷欲加屠戮陸

下誅異等臣欲營北歸帝問簡文曰有是乎對曰然帝  
召有司將誅之簡文曰賊特以異等為名耳今日殺異  
無救於急適足貽笑將來若妖氛既息誅之未晚帝乃  
止異之方幸在朝莫不測目雖皇太子亦不能平至是  
城內咸尤異簡文為四言愍亂詩曰愍彼陵田嗟斯氛  
霧謀之不戢塞我王度又製圍城賊末章云彼高冠及  
厚履並鼎食而乘肥升紫霄之丹地排玉殿之金扉陳  
謀謨之啓沃宣政刑之福威四郊以之多壘萬邦以之

未綏問射狼其何者訪虺暢之為誰並以指帝又帝登  
南樓望賊顧謂異曰四郊多壘誰之罪歟異流汗不能  
對慙積發病卒時年六十七詔贈尚書右僕射舊尚書  
官不以為贈及異卒帝悼惜之方議贈左右有善異者  
乃啓曰異生平所懷願得執法帝因其宿志特有此贈  
異居權要三十餘年善承帝旨故特被寵任歷官自員  
外常侍至侍中四官皆珥貂自右衛率至領軍四職並  
驅鹵簿近代未有也異及諸子自潮溝列宅至青溪中



有臺池既好每暇日與賓客遊四方饋遺財貨充積性  
吝吝未嘗有散施厨中珍羞恒腐爛每月常棄十數車  
雖諸子別房亦不分贍所撰禮易講疏及儀注文集百  
餘篇子肅位國子博士次閏司徒掾並遇亂卒

論曰朱異任事居權不能以道佐時苟取容媚又延寇  
敗國實異之由禍難既彰不明其罪亦既身死寵贈猶  
殊得既弗加賞亦斯濫矣清之亂固其宜矣

南北史合注卷八十一